

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玉燕姻緣全傳
第五十二回 認強人家丁放箭 胭脂寨主婢遭擒

詞曰：耳邊叫破卿卿字，試問卿卿是不是？我若不卿卿，卿卿是誰卿？卿卿欲我卿，我亦欲卿卿。我方卿卿卿，卿卿卿復卿。

按下閒詞，言歸正傳。

話表安府家人見強盜前來，一齊放箭，一箭射中為首一人，那人翻身落馬。你道只人是誰？就是前面胭脂寨一個武鄉宦，姓張名宏，表字明遠，卻是武進士出身，曾做過帶刀都指揮，目下告老在家，無事捕獵遊戲。只因山東一路荒險，用的家人卻是些土兵勇士，收留在家，防守強盜，不過是些保家的家將。今日張明遠帶了眾人，出門捕獵，也是應該悔氣，安府家人錯認他們是強盜，放了一箭，翻身落馬。正是：

武藝老強告老臣，胭脂寨內有威名。只因出獵閒遊戲，孰料行人認反人！

話表張明遠跌下馬來，有人連連扶起，疼痛難挨。安府家人將壺中雕翎盡行放盡，卻被他射死幾個；即忙將行李上了牲口，意欲前行。張府家人那裡肯依？擋住他的去路，說道：「好大膽強徒！清平世界，無故放箭傷人，還不受死！你往那裡走？」安府的家人安福看見勢頭不好，那裡還顧得小姐？只得驟轎撇下，把牲〔口〕加上兩鞭，各自逃生。這才是：

海闊從魚躍，天空任鳥飛。

不言安福逃走，再表張府家人各為其主，一個〔個〕如狼似虎，貌似天神，一齊向前，將那安壽、安能，安德三人登時送命。有人把小姐、臨妝扯下轎來，張指揮大怒道：「好大膽的小畜生！我與你無冤無仇，射傷我的背膊，是何道理？」小姐已知錯誤，連連哀求道：「小生是過路之人，一時家人錯誤，望乞饒命！」張指揮那裡肯依？將人帶回家下。可憐小姐與臨妝被他們拖扯扯，到得胭脂寨，天色已晚。著人將〔捋〕他的牲口、行李都趕至府門首放下，命人看守，不可輕動。

張指揮進得府門。早有人報知夫人鮑氏，連連出來，命人將老爺扶至內室坐下，忙忙問道：「為何這等光景？」張老爺道：「下官帶著家人捕獵，從東南一路正欲回家。不意行至中途，被那狗男女一箭，射傷下官左膊。我與他並無相識，真真疼死我也！」坐在椅上哼聲不止。張指揮卻有一位公子，名喚張朗，表字曙初，乃是個文舉人，目下正病臥在床。聽得他父親被箭射傷，連連趕〔赴〕入內室，命人取了箭藥前來。老爺將箭衣脫下，幸未重傷，自己將惡血擠去，上了箭藥，依然把衣服穿好。鮑氏夫人道：「這人卻也無禮！兩下走路，因何放箭傷人？其中必有原故。難道老爺被他傷了，就輕輕放他去了不成？畢竟他為著何事？」張老爺道：「已是下官著人帶了這狗男女回來，自有方法處治。」連連吩咐：「將那人帶來見我。」張指揮起身，在大廳等候不題。

再言張府中家人走將出來，罵著小姐道：「你叫家人放箭射人，如今我家老爺命你進去。想你主僕二人少刻也不得好死！」推推擁擁，扯將進來。可憐小姐舉目觀看，只見張府高大門樓，大廳上兩旁擺著許多執事，曉得是個官宦人家。心裡暗想：無故傷他一箭，料他豈肯干休？淚汪汪自言道：「父親呀，只說孩兒前來探望爹爹的消息，不料今番性命送在此間！父女不能見面。骨肉分離，空費了養育劬勞，都成畫餅。」正是：

骨肉分離各一天，夫南妻北怎團圓？

劬勞未報終遺恨，途路傷悲孰可憐？

芳魂已去三千里，花貌空存十六年。

薄命家人真薄命，化作東風泣杜鵑。

主僕二人搵著淚痕，到得大廳。只見正中坐著一人，滿臉怒容，卻是被箭所射之人；兩旁邊站著許多家人。小姐走近前，跪倒塵埃，說道：「小生冒犯天顏，理該萬死！但念一時之錯，非出本心，望大人海涵寬容。」張指揮怒氣沖沖，說道：「我與你素不相識，官塘的大路，誰不可走？你無故放箭傷我，又射死我的家人，必有原故。說得明白，放你們去；如若不然，我也只射還你一箭。」

他們在廳房裡說話，不防鮑氏夫人躲在屏風後張望，只見那安瑞雲與臨妝主僕二人，體態端莊，行止儒雅，心下暗想道：「看他這二人眉清目秀，宛軟溫柔，卻不像個歹人，又不是個下流之輩。定然把我家老爺一定認錯了人，因此不分皂白傷一箭。」